

第四章 齊克果的「絕望」概念

第一節 絕望的內涵

根據韋氏字典的定義，絕望 (despair) 所指的是一種「完全失去希望」(to lose hope utterly) 的狀態，但單從「絕望」字面上的意涵可能只解釋表面的絕望狀況，至於為何失去希望？怎樣的情況叫完全失去希望？失去希望的狀況又為何？這些都非字面上的定義足以說明的。齊克果希望深入人類心靈層面，去探討真正導致人絕望的因素，描述絕望的狀態，並對人類面臨絕望的反應進行分析。

壹、絕望的起因

齊克果認為絕望是從與自我的關係失衡 (misrelation) (Kierkegaard, 1849/1980: 15)。為什麼人有脫離此一關係的可能呢？齊克果的答案是：「因為人是綜合體 (有限/無限、可能/必然)。」前一節曾探討人身為綜合體的意涵，就是因為是綜合體，才会有脫離與自我之連繫的可能，絕望就是寄生於人類這樣的存在處境之上。自我若與自我產生關係，就是指成為真正的自我，相反地，對自我與自我的關連無法產生適切的關係，就是發生絕望，以海德格的語言來說，齊克果所謂的絕望就是指人拒絕成為天賦的此在 (given Dasein) 而不願成為自身，這種現象乃是人作為綜合體無法發展為理想的人。

從絕望的起因中，我們又可進一步瞭解到：人類自身即是絕望的來源與對象。對某物的絕望只是短暫的時刻，真正的絕望是因自身而絕望，例如：某人欲成為凱薩大帝，但又不能成為凱薩大帝，此時便陷於絕望的處境 (Kierkegaard, 1849/1980: 19)。事實上，他並非因為不能成為凱薩大帝而絕望，而是對於不能成為凱薩的自身感到絕望，真正令他感到不能接受的是他

無法驅逐自我。因此，只要不能真正擁有自己，人就處於絕望。外在事物可能是促使人感到絕望的情境，但絕非來源，因為能使人真正絕望的只有人的自身。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有這樣的經驗，想要成為一個理想中的人，但礙於許多因素，無法達成，此時絕望的對象，不是那個目標，而是自我。換言之，真正讓人絕望的對象不是別人，是自己，但人又不能逃離自己，所以，人只要不願成為本身的那個自己，就是一種將自己與理想我的關係中脫離的狀態，亦即陷入絕望的處境。

貳、絕望的範疇

雖然許多人自欺欺人地將絕望視為生命中的不幸事件或暈眩²² (dizziness)，齊克果認為暈眩與絕望仍不同，暈眩是指面對外在壓力的衝擊，而絕望則屬於精神 (spirit) 範疇，是由內在反向所產生的深思 (Kierkegaard, 1849/1980: 14)。前節曾描述人的精神是靈肉的結合，而這個精神是自我，而絕望的根源在於自我與理想自我的關係為何。此處，齊克果將因外在事物而產生的心理狀態與內精神反應區別開來，他認為人也許會因為某些外在事件感到痛苦或產生受壓迫的心理反應；但當一個人真正感到絕望時，是由內在的精神反應而生，這兩者是有所區別的。齊克果所探討的絕望，與一般所謂絕望的最大差異，在於他所說的絕望是個人且內向性的。

參、絕望是致死之疾

²²齊克果似乎是以暈眩來連結兩者，他認為暈眩較偏向於憂懼的概念，是外在壓力所造成的不適感，但絕望是由個人所引起，差別在於，個人無需為暈眩負責，卻必須為絕望負責 (Beabout, 2002:38)。

從前述拉薩路的例子中可知，死亡能奪走生命所以令人懼怕，但從齊克果的宗教觀點而言，比肉體死亡更恐怖的應該是活著時的精神問題，人在世時的精神之疾（絕望）才是真正的致死之疾，所以齊克果要處理的絕望問題是現世人生的困擾。

齊克果道：「死亡並非此病的終了，絕望卻不斷將人推向死亡，而此病的磨人處正在於不能死。當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危險，我們希望存活，但當人生面臨更大的危險（絕望），我們則希望死亡（Kierkegaard, 1849/1980: 17-18）。」對齊克果而言，絕望才是致死之疾，因為從基督教的觀點而言，肉體死亡是永恆的開始，但對存活於世界的人類來說，精神之死乃是真正的死亡。絕望之所以為絕望，就是因為不知如何解脫（Kierkegaard, 1846/1944: 520）。絕望之所以磨人，在於不能死，絕望與瀕死者的共同之處——與死亡共處卻不能死（Kierkegaard, 1849/1980: 17-18）。因此，絕望的痛苦使死亡變成人的希望，處於絕望的人不能死，就像刀刃不能斬斷思緒，絕望就像是無能的自我銷毀，感受絕望的人並不在肉身上真正死亡，卻也無法從痛苦中脫離，只能不斷摧殘自我精神。

肆、絕望的模式²³

從上述絕望的意義中，可歸結出當自我無法認同自我，與理想我的連結斷裂時，絕望感便可能產生。因此，齊克果提出絕望的模式：

一切絕望都是對自身的絕望，並在絕望中產生欲驅逐自身的意念（To despair over oneself, in despair to will to be rid of oneself-this is the formula for all despair）（Kierkegaard,

²³ 在《致死之疾》英文版翻譯中，”despair’s formula”可譯為「絕望的公式」，但公式可能會誤以為有運算的過程，故翻成「模式」，中文較容易理解。

1849/1980: 20)。

齊克果以戀愛中的少女為例，當她被戀人欺騙而對戀人感到絕望時，事實上，因為知道自身不能成為對方所愛，才真正令她絕望，但當她想驅逐自己以成為對方所愛時，她仍會因失去自己而感到絕望。這種絕望使人感受到內在與外在的區別，形成雙重的存在空虛（Manheimer, 1977: 76）。在真正遭遇困頓之前，人們總是自認為自主的個體，一旦環境變得不從人願，便開始懷疑或否定過往的自我，人們對自己感到絕望，但又不能脫離自己來逃避絕望，因而不斷處於絕望之中。

綜上所述，絕望的產生就是人這個綜合體無法適當地綜合有限與無限、可能與必然，當綜合的關係脫離，人在兩種因素間擺盪找不到自我定位，欲成為自己又不欲成為自己的痛苦，絕望於是產生，這種絕望是人擁有精神的展現，但也是人類精神的頭號殺手。

第二節 絕望的特性

由於齊克果認為絕望是精神之疾，故在解釋絕望的性質時，以一般生理疾病的觀點來對照說明，使人們更為瞭解絕望的性質。依照齊克果的觀點，可將絕望分下述的四種性質來闡明：延續性、普遍性、辯證性、正向性。

壹、絕望的延續性

齊克果認為當人感染疾病時，感染這件事就成為往事，所以，我們不會說某個生病的人正在感染疾病；但絕望卻非如此，只要人感受到絕望，過去與未來的每一刻都是正在承受絕望（Kierkegaard, 1849/1980: 16-17）。換言之，疾病的感染是因為感染的一瞬間，但自我與理想我關係脫離所造成的絕望是因為從過去到現在自我與理想我關連的過程。齊克果所謂絕望的來源並非僅是當下的，而可追溯到主體過往承受的歷史之中（Theunissen, 2005: 40）。每一刻當人感受到絕望，他都正在感染絕望，而感染絕望與整個生命歷程的自我有關，而不僅是當下的絕望。由於絕望的根源在其與自我的關係，而人又無法驅逐與自己的關係，所以，重點不在於感到與自我之關係脫離的一瞬間，而在整體生命中，自我如何看待自我，當人看待自我的方式未改變將使的絕望延續。

此外，絕望與年齡又有何關係呢？齊克果批評許多人以為絕望僅屬於青年的現象，一般人認為隨著年齡增長，智慧與信仰也隨之增加，就像牙齒和鬍子一樣（Kierkegaard, 1849/1980: 58）。齊克果主張，智慧與信仰不必然會因為年歲漸增，而是看人的精神如何對待自己。從精神的觀點而言，人們常因年齡增長反而喪失某些東西，例如：熱情、情感、想像力、內向性（Kierkegaard, 1849/1980: 58）。年歲會使人們更世故，精神中珍貴東西卻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因為失去那些珍貴的東西，人們將無法察覺或面對自己的絕望，精神便

持續處於絕望之中。因此，絕望的延續並不因年齡而消滅。

貳、絕望的普遍性

一般人可能誤以為絕望是罕見的，只有在極度悲慘的時候，絕望才會來臨，齊克果認為：「就像醫生不會說有人是完全健康的，任何真正瞭解人類的人也不會說有人能真正免於絕望（Kierkegaard, 1849/1980: 22）。」齊克果相信，在每個人生命的幽谷中，都隱藏著些許不安、擾攘、不協調，或隱藏著對某種未知物的焦慮，那是一種對於存在的焦慮，或懼怕自己本身。齊克果將這種心靈的擾攘不安視為一種疾病，只是這種病無法明確察覺或預期，且以一種人自身都無法解釋的焦慮來表現。絕望這種存在卻不易被正確認識或察覺的狀態，可能來自下述因素：

第一在於距離感。一般人對於心靈的瞭解比對疾病健康更少，若不瞭解人的心靈，就無法了解絕望（Kierkegaard, 1849/1980: 22-23）。「絕望」這個字眼對許多人來說也許過於強烈，而使人難以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像對一般的台灣人來說，去一趟花東之旅絕對比太空旅行可能得多，我們對「絕望」的看法也有類似心理，總認為憂傷或不開心比絕望更靠近我們日常生活。其實絕望的深刻意涵未被體悟，才被認為希罕，感到遙遠且與自己無關，絕對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另一個使人忽略絕望的原因在於：人們並不一定自知處於絕望。只要我們瞭解正確，就會瞭解到千萬人身處於絕望的範疇中（Kierkegaard, 1849/1980: 23）。絕望源於一種無法肯定自我時的隱然恐懼，例如一個損失財產的人認為他是為這些財產而絕望，事實上，他是為自己對財產的依賴而感到絕望。齊克果認為世俗大眾完全忽略一件事，就是不知自處於絕望。換言之，認識的貧乏可能導致人對自我認識偏差，並以為自己能自行判斷是否處於絕望。

一般對絕望認識的貧瘠以及對自我認識的過份自信，使絕望被誤認為罕見的情況，齊克果則強調絕望是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就好像醫生對於一個人是否生病，有較為純熟的概念，醫生知道有些疾病是想像而來，有些健康則是虛假的健康，當人們說自己健康時，醫生並不完全相信，醫生的任務不僅是提供處方，還要判斷此人是否真的有病。靈魂的醫生亦如是，他知道何謂絕望，所以他也不因人們宣稱自己是否絕望而滿足（Kierkegaard, 1849/1980: 23）。換言之，齊克果認為大多數人不是不瞭解絕望的意義，就是對於自身是否處於絕望的判斷力過於自信，所以忽視絕望的普遍性。

參、絕望的辯證性

對齊克果而言，精神生活的一切都具有辯證性；因為絕望是精神的疾病，所以比一般疾病更富有辯證性（Kierkegaard, 1849/1980: 24）。如果醫生診斷一個人生病，那他以前可能是健康，只是現在感染疾病。但絕望並非如此，只要一個人顯現出絕望，那麼他的過往也是在絕望中，因此，當一個人未曾陷於絕望，未曾因絕望而得救以前，我們不能對他的精神妄下斷語，因為當某種情況發生而使他陷於絕望時，就顯現出他整個過往都在絕望之中。

一個感到安全祥和的人可能正處於絕望，也可能是克服絕望而獲得的平和；換言之，自覺不處於絕望可能是正處於絕望，而永未感覺絕望則可能是未曾脫離絕望（Kierkegaard, 1849/1980: 25）。對齊克果而言，不處於絕望可能意味著正處於絕望，但也可能是正從絕望中拯救出來。齊克果以健康快樂的少女為例，即便看似健康快樂的女性也在絕望中，因為在心中幽暗的底層，經常有不安隱隱作祟，無論具有何種平和的幻覺，憂懼都存在。我們之所以難察覺心中的恐懼，是因為憂懼的對象是空無（nothing），這種沒有指涉性卻隱然存在的憂懼使我們忽略了憂懼的真實性。但無論有無察覺，人類都在絕

望中，人自覺不絕望卻可能就在絕望中，人自覺絕望，可能是正在從絕望中脫困。因此，絕望的辯證性在於：未曾感染絕望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感染是幸運，但不易痊癒則是最大的危險（Kierkegaard, 1849/1980: 25）。換言之，感染絕望仍是幸運的，但人類必須努力從絕望中脫離。

綜上所述，絕望的感染、病徵以及痊癒都富有辯證性。人難以真正察覺或判斷自身是否處於絕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人都有陷於絕望的可能，但因為對絕望的特殊性瞭解不夠或誤解，使人忽略絕望的普遍性與辯證性。

肆、絕望的正向性

為回應人們認為絕望這個主題過於陰鬱的障礙，齊克果提出一些說明。齊克果認為談論絕望並不陰鬱，相反地，它有照亮作用，它並非壓抑，而是提升。他要求人要成為具有精神的自我，只有具有精神的心靈，才会有絕望的徵狀以及困擾（Kierkegaard, 1849/1980: 22）。回到齊克果最初的關懷來理解絕望的性質，我們瞭解到人類之所以受絕望的困擾，是因為一個事實：將人視為一個具有心靈的主體，所以才會感到經常處於精神病危狀態。換言之，人若不是精神，便不會感到絕望，而只是消極的忍受疾病或死亡，從這個角度而言，「能夠絕望」應該被視作人的優勢，且自知絕望是治癒絕望的開端。

如同齊克果認為人之所以憂懼是因為空無，但空無的正面意味著自由，齊克果認為憂懼是對人性完美的期待；憂懼因自由而生，唯有對自由的自我有所期許的人，才會感到憂懼。絕望亦是因為人有自由的可能，知道自己絕望，必然先於「選擇絕望」的動作，而選擇絕望是脫離絕望的第一步（依照威廉法官²⁴的說法），因為選擇絕望意指「選擇自己」，以所有的專注選擇自我，包含一切缺點（Lowrie, 1965: 95）。若能接受絕望為一個具有提升作用的狀

²⁴ 在《非此即彼》書中，齊克果藉人物威廉法官之口，來說明倫理階段的意涵。

態，我們可試著相信：個體是在錯誤中看見真實的自己，並由此生起更新自己的衝動。面對絕望代表個人開始面對自我，無論優缺點，都應全盤接納。

然而，齊克果批評大多數的人生活猶如行屍走肉，不覺自己為精神體，只是努力將生活過的衣食無慮，這是不自覺的絕望；另一方面，那些承認絕望的人，通常具有深沈的性格，因而必然意識到自己具有心靈；或者那些被生活苦痛經驗與恐懼壓迫而成為有心靈意識者，也會發現自己的心靈，並且感到絕望（Kierkegaard, 1849/1980: 26）。若真如齊克果所斷定—絕望具有普遍性，那麼，一個自知絕望的人，則比那些不自覺絕望的人，離痊癒更近一些。

無論有無感到絕望，真正能免於絕望的人絕無僅有，則為何齊克果督促人們要有感於自己的絕望呢？他說道：「對於人們苦痛與不幸世人已有豐富的描繪，我願親近且瞭解它。許多人探討人們如何浪費人生，但對我而言，唯一浪費人生的，只有渾渾噩噩而不自覺有精神者（Kierkegaard, 1849/1980: 26）。」能夠感到絕望就是能否定或者更正那個錯誤認知的自身，這是一種推進人生旅程的必要之物（Hannay & Marino, 1998: 334）。但只停留在感受層面仍然不足以消解人們的絕望，齊克果認為的解決之道，仍要回到永恆性的意識。當繁華散盡，無論是誰，永恆都要問一個相同的問題：你是否生活於絕望？你是否生活於絕望而不自知？你是否隱藏絕望，使他們啃食心靈

（Kierkegaard, 1849/1980: 26）。人生在世，常常被生活的歡愉與哀傷欺騙著，使我們無法永恆與決斷地成為一個心靈體。齊克果相信一旦人們了解生命的永恆性，其生命格局將有所擴展，而絕望感正是提醒人們生命永恆性的警鐘，選擇逃避或麻痺，都是將自己陷入更深的絕望，唯有瞭解自身、面對絕望，才可能往永恆性邁進。

第三節 絕望的狀態²⁵

根據前節對齊克果絕望概念的假定可知，只要人是一綜合體，便背負著絕望的可能，所以，本節將探討無論人自身是否有意識，都陷於有限/無限、可能/必然的絕望中的現象。

壹、依有限/無限而定的絕望

自我是有限與無限的綜合體，若要自我成為具有充實意義之存在，並非單向只成為有限或無限，而是成為兩者的綜合體。成為自我包含無限化的過程，即無限化的抽離自己，再以有限化的過程重返自身（Kierkegaard, 1849/1980: 30）。齊克果主張每個個體存在的瞬間，都處於這樣的過程中，那個潛在的自我並不真正存在，而是要透過實現才得以存在。如果不能透過前述過程成為理想的自己，就會感到絕望。

由於個體是兩個因素的綜合體，所以絕望的形式必須經由兩種對立因素的互動辯證來呈現。如同前述的存在辯證，而必須經由兩種對立因素呈現，人是有限與無限的綜合，有限是自我的約束性因素，而無限是自我的擴展性因素，兩者同時存於個體之中，完全偏向其中之一則會陷入缺乏另一者的絕望。

一、陷入無限性的絕望是因忽視有限

會陷入此種絕望的人，齊克果認為與想像力有密切的關係。陷入無限性的個體，其絕望是空幻與無界的，空幻式的絕望與想像力有密切相關，想像本身又與感情、知識、意志相關，因為一個人的感情、知識、意志都是透過

²⁵ 在《致死之疾》的英文翻譯中，在探討絕望類型時，統稱「絕望的形式」(The forms of this sickness (Despair))，並將絕望形式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不以意識有無而論絕望，第二部分則為以意識有無以及意識等級來敘述絕望類型。研究者認為，第一部份之所以不以意識而論是因為無論人類是否有意識都處於絕望之中，故將第一部份稱為絕望狀態，將於本章第三節探討，而第二部分乃是絕望者對絕望產生的意識及行為，故研究者將之稱為絕望類型，將於本章第四節探討。

想像而定，想像就是無限化過程的中介物，通過想像，才能開展無限

(Kierkegaard, 1849/1980: 30-31)。想像力會將人帶離現實與限制，超越公式與習慣，開創出一番新奇的景象，但是空幻的想像也可能讓人脫離自身，並使他停留在無限而無法重新回到現實，這種絕望也同樣會反應在感情、知識與意志上。太過沈溺於情感想像的人，最終成為多愁善感地不切實際，當他變得越無限，卻不是成為自身，他將越來越迷失自己 (Kierkegaard, 1849/1980: 31)。有些人的生活可能過份依賴情感關係，或者將情感寄託的對象虛幻化，都會導致自我迷失，陷入過於無限的絕望。

太過空幻的知識也有同樣的問題。知識的自我發展法則，就是知道的越多則越瞭解自我，倘若不是如此，則獲得越多知識，也只是得到更多非人性的知識，這只是一種自我的虛擲，如同人類為建造金字塔而罔顧人命

(Kierkegaard, 1849/1980: 31)。人們常說：「知識就是力量」，但當人類把知識看的過於無限，就以為知識是萬能的，且過份自恃於這份力量時，則會變得失去人性，且為了知識犧牲人類，好比複製人的科學研究，的確是人類基因研究的突破性發展，但能否為科技發展，犧牲其背後人道的價值，就是一項值得人們思忖的議題。

當意志過於無限化，自我就像逐漸汽化的自己，當他越想要成為無限，他越會在枝微末節的事物上執著，最近的東西成為離他最遠的東西，因為他能完成的只是最瑣碎之事 (Kierkegaard, 1849/1980: 32)。中國傳說裡，有個帝王后羿，原本是位解救人民的大英雄，在當上帝王之後，卻沈迷於提煉長生不老藥，最後，妻子嫦娥偷藥，飛入月宮，后羿也因為暴政被人民推翻，原先意志讓他得到的一切，卻因意圖的無限化，使他失卻所有。

當情感、知識、意志都成為空幻，整個自身也就成為空幻之物。齊克果比喻這種空幻的無限化是一種沈醉 (intoxication) (Kierkegaard, 1849/1980: 32)。由於缺乏對有限的認識，一味將情感、知識與意志無限化，就好像李白

撈月，當無限只是個人的幻想時，能夠獲得的無限也只不過是幻想罷了。羅洛梅(Rollo May, 1909-1994)曾言：「在人的生命中，限制不但是無法避免的，並且也是有價值的（傅佩榮譯，2001：145）。」生命的有限性好比河水的兩岸，少了堤岸的限制，河水必定氾濫，人生亦復如是。

二、陷入有限性的絕望是因忽視無限

雖說過於無限性會陷入絕望，但缺乏無限與永恆仍會使人陷入絕望。絕望是缺乏永恆性；絕望並非喪失所愛，或者變得不幸、痛苦與苦難——絕望是缺乏永恆性（Kierkegaard, 1844/1957: 40）。相較於過於空幻的個人，齊克果認為還有一種人是只對智力、感官或無關緊要的俗事感到興趣，且社會上也鼓勵人們把這些無關緊要的事認為有價值，這種對俗事耿耿於懷的態度被齊克果稱為化約主義（reductionism）。他認為是化約主義與狹隘使人缺乏無限性，使人成為一個數字而非自身，成為千篇一律的複製品。此種絕望就像詩人奧登²⁶（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所描寫的〈無名的市民〉（The unknown citizen）：

依官方統計他乃是個無可挑剔之人，

.....

他對分期付款計畫的好處十分留意
身為現代人的必需物他也具備無遺，
留聲機、收音機、汽車和一個冰箱。

我們的民意調查員滿意地發現
他一年到頭的意見恰如其份，
和平的日子，他擁護和平；戰爭的時候，他上前線。

他結婚，為全人類養育五個孩子。
優生學者說那一代做父母的符合此數字
教師們說他從不干涉他們的教育。
他自由？他幸福嗎？這問題問得荒謬
假若真有差錯，我們一定早有所聞。

²⁶奧登是英國詩人，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生前創作三百多首短詩與六首長詩。1940年，當他決定改信英國國教時，據說就是受到齊克果著作的影響。

奧登的描寫諷刺而寫實，說明了當人們的貢獻皆由一切外在價值衡量時，就不再有人關心人生是否幸福、快樂，當他的一切社會責任都已完成，人的主體性也隨著數字化而蒸發。齊克果引好幾種譬喻來形容此種人：缺乏原始性（primitivity）、精神的去勢者（to have emasculated oneself in a spiritual sense）、滑頭的個人²⁷、沈默²⁸者等。他相信這類人由於受到群眾的包圍、投身於各種俗事之中——這樣的人遺忘了自己，不敢相信自己，認為成為自己太過危險，成為他人是更簡單且安全的路。這樣的人對於社會有完美的適應能力，並可能在人群中飛黃騰達，就像流轉在人們之間的貨幣一樣流暢，而且不會成為自覺的絕望者，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社會價值與需求，怎麼還會察覺自己絕望呢？所以這類絕望者往往不會因絕望而使生活受影響。但齊克果認為就像前一種絕望狀態是太過狂野地將自己投入無限而導致絕望，此絕望則是讓自己落入太過有限的處境，任人擺佈。

這個世界太多人認為冒險是危險的事——因為可能會失敗，不冒險就不會失敗。然而，對齊克果而言，沒有比不冒險更為危險的冒險，不冒險就會輕易地喪失那個非常難喪失之物——自我（Kierkegaard, 1849/1980: 34-35）。換言之，成為自我是一件冒險的事，試想：在人群中，我們有多少人有勇氣站出來抵抗群眾的輿論或價值觀，並堅持個人所秉持的信念以成為自我。大多數的人害怕這種冒險，因為假使冒險失敗，可能就要遭到被孤立或排擠的命運。假使不冒險，人的確能從中獲得歸順的利益，但齊克果認為此種人必須付出喪失自我的代價。

²⁷齊克果認為每個人類原初都想成為自身，每個自我原本都是有角的（angular），所以要將自己磨得更尖銳，而不是磨為平滑（不能因為恐懼他人而放棄自己、或抹除個人的獨特性）（Kierkegaard, 1849/1980:34）。

²⁸齊克果描述一種人來說明此種絕望狀態，俗話說：「因說話而懊悔者十之八九，而沈默者則少有懊悔。」但齊克果認為保持沈默是危險的事，因為保持沈默的人是將自己完全交托給自己，沒有任何外界事物可以懲罰他，也就等於沒有任何東西因為懲罰而對他有所助益（Kierkegaard, 1849/1980:34-35）。

齊克果批評道：所謂的世俗，就是由這樣的人所組成，他們將自己抵押給世界，他們運用能力累積財富、鑽營俗事，他們可能留下記錄，但從精神層面來說，他們沒有自己，沒有勇於冒險的自我（Kierkegaard, 1849/1980: 35）。要言之，陷於有限的絕望者決定成為他人，所以總是能夠在世俗中過得舒適，因為他們樂於追求短暫目標且受人推崇，他們不願冒險而選擇安逸而受認同的道路，他們對於個人的絕望狀態也往往無所覺，但同時，他們必須付出喪失自我的代價。

貳、依可能性/必然性（possibility/necessity）而生的絕望

如同上述陷入有限/無限的絕望，在可能性與必然性的存在處境之間調節，對個人自我的生成也同等重要，人是可能性與必然性的綜合體，潛在的自我既是可能性又是必然性，因為他的確是自己，但他又肩負成為理想自我的任務，他本身是必然物，而以他要成為理想自我而言，他是可能之物。一個不具有可能性或不具有必然性的個體仍舊是處於絕望。

一、陷入可能性的絕望是因忽視必然性

假如人的可能性超越必然性，那麼自我就會變得脫離自我，而無法回歸必然性，這就是陷入可能性的絕望。這時的自我成為一種抽象的可能性，他在可能性中掙扎直到精疲力竭，卻無法離開也無法到達任何地方，因為人不可能完全離開自己（Kierkegaard, 1849/1980: 35-36）。

因此，對自我而言，當自認越來越多事物變成可能，事情可能開始變得脫離實在。到最後，所有事情都變得越來越短暫，即便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強烈，仍只是可能性，而不是事實（Kierkegaard, 1849/1980: 36）。齊克果認為，此時自身缺乏的正是實在，當每件事物都顯現出可能性，就好像每件事都只是幻影，最後，連個體自身也成為海市蜃樓。齊克果認為實在是可能性和必

然性的結合，在可能性中迷路的人是因為缺乏服從的力量，他不能向生命的必然性屈服。必然性是生命的界線，人類的悲劇往往發生於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有限的，因此有必然性，於是，他失去自己，即使是對著鏡子²⁹，也要能認清自己，如果沒有認清，那麼鏡子裡雖然有一個人，但不是自我

(Kierkegaard, 1849/1980: 36)。在可能性中，所有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因此，一個人可能以任何方式迷失於可能性的叢林中。其中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渴望的形式；另一種則是虛構的憂懼。第一種絕望就像童話故事中的騎士追逐珍稀的鳥兒，不斷追尋，鳥兒卻不斷飛走，直到騎士發現自己跟同伴走失在荒野中，他不斷追尋可能性，到最後找不到歸路。第二種是沈迷於虛構的的憂懼，個人憂懼地執著於苦惱的可能性，最終導致他成為憂懼或憂懼存在狀態的受害者 (Kierkegaard, 1849/1980: 37)。第一種對可能性的態度可能過於樂觀，不斷追求不存在的幸福而導致自己迷失；第二種則是對可能性過於悲觀，自己無止境地徘徊在不存在的恐懼中最終同樣陷入絕望。

沒有定論的事情的確帶有開創與夢想的吸引力，但人的無論身心各方面仍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忽略必然性將使人無所適從，若認為「任何事都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 時，這句話本身的力量也將回擊人，使人絕望迷惘。

二、陷入必然性的絕望是因忽視可能性

如果一個人的存在缺乏可能性，那麼他就陷於絕望之中，並且對每個缺乏可能性的時刻感到絕望。缺乏可能性有兩種意義：一是將任何事情視為必然；一是將所有事情視為瑣碎 (trivial)。

²⁹齊克果運用譬喻來說明可能性的危險在於資訊不完全，他形容「可能性的鏡子」不是一般的鏡子，必須謹慎使用，因為這個鏡子並不說實話，鏡子映照出地可能只有一半真實的自己 (1849/1980:36-37)，這種只呈現出自己慾望的「可能性的鏡子」，就好比《哈利·波特》的一書中的“意若思鏡”鏡框上刻有“Erised stra ehru oyt ube cafru oyt on wohsi”，「意若思」取字首 Erised 而來。整句倒過來看則是：「I show not your face but your hearts desire!」(我不僅顯示你的臉，而且是顯現出你內心的慾望)。

齊克果認為這類人就像寓言中點石成金的國王，最後因為所有的食物都成為黃金而餓死（Kierkegaard, 1849/1980: 40）。決定論者與命定論者在齊克果眼裡就屬於這類絕望，因為對他們來說所有的事情都成為必然性。人性（personhood）是可能性與必然性的綜合，如果說人性的存在就如同呼吸，包括吸氣和吐氣，決定論者的自我不能呼吸，因為他只吸入必然性，終將窒息（Kierkegaard, 1849/1980: 40）。

另一種陷入必然性的絕望是將所有事情都視為瑣碎，齊克果將之歸類為市儈的絕望，不同於命定論者禁錮心靈的絕望，市儈是精神貧瘠的絕望，此時人成了缺乏心靈的囚奴（Kierkegaard, 1849/1980: 41）。市儈終日汲汲營營於瑣碎事物而缺乏想像力，使人喪失自己也喪失了信仰，此種絕望者把生命看做瑣碎事物的集合，沒有辦法想像未知之物的存在，只能日復一日的去過著同樣的日子。

這兩種絕望的差別在於，比起市儈的絕望，決定論和命定論者尚有足夠的想像力去發現不可能性或發現絕望，市儈則以瑣碎之事安撫自己而不知自處於絕望的狀態。兩者相同之處都在於不能用可能性去和必然性調和，陷於必然性的絕望者，是看不見可能性的人，這類人無論將生命視為命中注定的結果，或者把生命瑣事集結起來就當作生命的全部，都對自我的人生劃地自限，無法為更大的夢想付出，他們可能自認看清人生，其實，只是不敢面對不可知的事物。齊克果認為，為了要使這類絕望者認清自己，應該要以想像力將人提升到偶然性之上，超越世俗經驗，讓想像力教導他希望和恐懼，才不致陷於必然性的絕望（Kierkegaard, 1849/1980: 41）。所謂的數據或外在價值是眾人的集合，卻不能取代個人存在的價值，要使人不受外在價值的局限，最好方式便是激發想像力。正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所言：「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卻包含了整個宇宙，刺激進步，促成進化。」想像力能助人超越眼界所及，甚至發掘事物未呈現

的一面。此乃齊克果認為陷於有限性的人，需要想像力灌溉之。

綜上所述，無論是陷入有限/無限，或可能性/必然性的絕望者，都是因為不懂得人是同時具有兩種對立特質的個體，因而陷入絕望的困境，反之，能夠接納自身擁有存在辯證性質的人，才能適切地調和辯證元素，成為真正的綜合體。

第四節 絕望的類型

在前文指述的絕望狀態中已說明，無論人是否自覺都處於絕望之中，齊克果尚且指出，由於個人自我意識的差別，將面臨不同的絕望類型。一般而言，自我意識是自我的關鍵，越多意識則越多意志，然則越多自我，越容易體驗到絕望（Kierkegaard, 1849/1980: 42）。易言之，一個絕望者是否意識到自己的絕望，會產生不同因應方式。齊克果觀察人們的生存樣態，認為普羅大眾即便處於絕望之中，也不代表對絕望有正確概念，他認為正確的絕望概念有兩個條件：一是自我意識；一是絕望意識。當意識越強烈，則越容易感受到絕望狀態。但正如齊克果在探討絕望的性質時所指出的，大多數人對絕望的瞭解都是有偏差的，也就是說，當絕望意識與絕望概念不正確時，個人仍是處於絕望之中。因此，本節要處理的便是齊克果認為人在面對絕望狀態時，由於自我意識程度和絕望意識偏差，所產生錯誤的反應，以及使人延續處於絕望之中的絕望類型。

壹、未意識其絕望的絕望，或未意識到自我或永恆自我的絕望

此種狀態是指人同時欠缺自我意識與絕望意識，他們以感官主導行為，欠缺以精神自省的能力，他們並非沒有精神，而是不去運用精神。齊克果比喻說：這樣的人好比只敢住在地下室的屋主，當旁人問他為何讓一、二樓閒置時，他還會勃然大怒，認為其幸福被破壞；如果說絕望是種令人難堪的狀況，那麼不知自處於絕望就顯得更為窘迫（Kierkegaard, 1849/1980: 44-45）。這類絕望者在齊克果的眼裡，無疑是不知有自我的人，他們只是跟隨感官運作，放任自我絕望而渾然不知。齊克果認為此種絕望為世上最普遍也最危險的一種，社會上普遍存有的是不知自我之精神存在的人，之所以危險在於他們對個人狀態毫無所知，在完全無知的狀況下，要脫離絕望就顯的最為困難。

貳、意識到身為絕望者的絕望，意識到自我之中的永恆之物

一、不欲成為自己的絕望或欲成為自己的絕望

對絕望無意識者與對絕望有意識者，其差別在於前者離救贖更遠。對齊克果來說，對絕望無意識者忽視絕望，只是陷入另一種新的絕望。要免於絕望，唯有真正經歷過絕望（Harshav & Illbruck, 1993/2005: 22）。換言之，無論活得行屍走肉或開朗活潑，只要不願成為具有精神的自我，即處於絕望的危險中，要能脫離絕望，唯有先意識到自己的絕望。在意識到自己的絕望的形式中，齊克果又將之分為兩種：軟弱（weakness）的與反抗（defiance）的絕望。

一、不欲成為自己的絕望：軟弱的絕望

不欲成為自己的絕望，在齊克果的觀念裡，是意圖逃避自身的軟弱，他無法以意志成就自己，故又稱為軟弱的絕望。軟弱的絕望可能導因於外在事物，亦可能因個人對永恆性的呼求無法回應而感到絕望，以下分述兩種情況：

（一）對世俗或世俗之物的絕望

齊克果認為這種絕望是源自對生命之中俗物的直接感觸（immediacy），陷於其中的人對於自我、絕望或絕望處境沒有永恆意識（Kierkegaard, 1849/1980: 51）。這種絕望來自於對外界因素壓力的忍受力不足，讓他們感到絕望的對象是外在物，是世俗讓他們感到絕望，齊克果認為這種人因為不能體會永恆，所以把世俗當作絕望的對象，但無論他們有多絕望，仍無法逃離絕望。

齊克果形容此絕望者因應絕望的方式就像兒童「裝死」（playing dead）遊戲，他們沒有意識到自我，就好像自我已經死了一般。這樣的人，隨著對

生活多一點的瞭解，竟認為：「我永遠不要再做我自己了。」於是開始模仿別人，看別人如何處理人生，然後他學著依樣畫葫蘆的過生活(Kierkegaard, 1849/1980: 51-52)。由於依賴直接感觸者缺乏精神，當某事衝擊並使他絕望時，他的絕望是完全被動的，他的自我生活在世俗的園地，他只是他人的一部份，因為喪失世俗之物而感到絕望，但只要外在環境改變，他又感到滿足，他對絕望仍然所知甚少。簡單來說，這類人的確是陷於絕望，但這絕望卻不是他認知的那種絕望。

錯誤回應絕望的方式，使世俗絕望者走向更低一層的狀態：不欲成為自己而想成為他人，去變成一個新的自我(Kierkegaard, 1849/1980: 55)。他解決絕望的方式便是成為他人，他以外界事物來認定自己，他卻可能變得不認識自己。此處，齊克果提出一個相當傳神的例子：有個農夫赤腳走到城鎮，帶著足夠的錢給自己購買新襪子和新鞋子，並且酒足飯飽一頓，在他搖搖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時，因酒醉睡倒在路邊，這時一輛馬車經過，車伕對著他大喊要他把腳挪開，不然要碾斷他的腿，半夢半醒的農夫醒來，揉揉眼，看看那雙腳，看見上面穿著鞋襪，於是他說：「壓過去吧，那不是我的腳」(Kierkegaard, 1849/1980: 53)。以上的例子說明了當絕望者以成為他人這種方式來解決絕望時，雖然看似平穩，卻是荒謬；人們盲目追求外在價值，最終將導致忘卻個人本質的悲哀。

當依賴直接感觸者具有些微反省能力時，他的絕望就產生改變，他將對自我和絕望多些瞭解，但他的絕望仍是脆弱的絕望。這時的絕望不純然來自外界，而可能經由反省而生，但當他在組成自我時，仍會遭遇某種困難，他的努力仍可能徒勞無功，因為他缺乏足夠的自我反省與倫理反省(ethical reflection)。這樣的人陷於絕望——他欲成為自己，但他又不知如何改變，齊克果認為此類人以一種方式援救自己，他開始面對現實生活，小心地隱藏他的自我反省能力，直到一點一滴遺忘，他開始嘲笑過往的煩惱，過著看似

真實的生活（好公民、好父親）（Kierkegaard, 1849/1980: 55）。此類人以為他已經克服絕望，事實上，現在的他才是真正處於絕望。這類絕望者有更多意識去感受絕望，卻仍尋求達成外在價值，來撫平絕望的混亂，但人是無法真正逃避自身的，因此，透過這種方式來逃避絕望也只能換得短暫的和平。

在具有意識之後，而對世俗感到絕望的是齊克果所謂直接感觸者，無論哪一種直接感觸者，都以為使他們絕望的是外界環境，但感到又無法逃離整個世俗環境，於是便選擇逃離自我，來化解絕望。他們可能選擇成為別人、創造一個全新的自我，或者小心翼翼的隱藏真實自我，無論他們以何種方式面對這種對世俗的絕望，由於他們一開始對絕望的來源的把握就是錯的，所以也難以真正脫離絕望。

（二）對現實自我或達於永恆的絕望

這階段的絕望者已經意識到，他的絕望是對於自我的絕望，他之所以把世俗看的重要，是因為自己的軟弱，他認清了他是陷於面對永恆與自我的絕望。這時絕望的過程是：意識到自我，次而意識到自我中的永恆成分，進而對喪失永恆或喪失自我絕望；這時的絕望不再是被動的受苦，而是行動

（Kierkegaard, 1849/1980: 62）。這種絕望比先前所提更為深沈，也較為少見，齊克果將他稱為「鎖禁」（inclosing reserve）。這樣的人，從外表看來仍是真正的人，因為他學會壓抑，不向任何人透露真正的自我，他絕對有能力將闖入者拒於千里之外，在外表上，他是真正的人，是個好爸爸、好公務員，他努力投入生活，用生活的冒險讓他分心（Kierkegaard, 1849/1980: 63）。也就是說，這類絕望者在意識到自身即為絕望的根源後，便小心隱藏這個根源，為了不讓他人發現這個絕望的自我，他以符合外界條件要求的方式生活，努力扮演好每個角色，不讓人發現他的絕望。

此種絕望同直接感觸者的絕望，都是以投入外界生活，來幫助自己脫離

絕望感，而研究者認為，直接接觸者的絕望來自對外在的無能感，因而選擇「同流合污」。而對自己脆弱感到絕望的絕望者，其絕望來源是自己，並以外在生活逃避內心的擾亂，因此兩者雖然都以投入外在生活來逃避，但其絕望心理狀態之生成方式仍有差異。兩者之所以同屬於軟弱的絕望，就在於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真實的自我，不知自我即是絕望根源的事實，而以逃避或掩飾的行為來因應絕望。

二、欲成為自己的絕望：反抗（defiance）的絕望

此類絕望已具有自我意識及絕望意識，且瞭解到絕望的真正來源。齊克果認為此階段的絕望者對於絕望以及自我處境都有高度意識，他的絕望不是來自環境或外來的痛苦，而是來自自己（Kierkegaard, 1849/1980: 67）。前面所述是因世俗或自身而產生的絕望，此處的絕望是因永恆而生，雖然具有自我意識及絕望意識，但這類人誤用自我的永恆，以致堅決成為一個抽象的自己。

首先，這類人意識到一個無限的自我，而這個自我只是極端抽象的東西，而絕望者就是要堅決成為這個自我。此處，齊克果又將欲成為自己的絕望分為主動（acting）與被動（acted upon）的絕望，在此兩種絕望中，齊克果都引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³⁰來譬喻。

（一）主動的絕望

如果絕望中的自我是一個主動的自我，他以想像力持續創造，他不認為有任何力量高於自己。他不斷建立自己，但當我們仔細檢視，這類絕望者像

³⁰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與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創造了人類。見人類因宙斯禁用火而過著困苦生活，決定從奧林匹斯盜火，因而觸怒宙斯。宙斯將他鎖在懸崖上，並派一隻鷹去吃他的肝，又讓他的肝每天新生，使他日日承受被惡鷹啄食肝臟的痛苦。千年後，赫拉赫勒斯來到懸崖邊，把惡鷹射死解救了普羅米修斯。

是沒有領土的國王，他所建築的不過是空中樓閣，在絕望中，自我想要沈醉在創造自己的滿足中，但最後，他將發現自我是個空無的謎（riddle）

（Kierkegaard, 1849/1980: 68-69）。齊克果引普羅米修斯盜火的行為為喻，這類絕望好比人從上帝那盜取一個「上帝關切人的思想」，且將之轉化為人類對自我的關注，人類給予自我事業無限的興趣與重要感，因而將自我無限擴張。對齊克果來說，這種行為都是虛無的想像力所導致。

（二）被動的絕望

如果絕望的自我是被動的自我，當他想要成為自我，而受到苦難的折磨時，便開始消極的對待人生，絕望者不讓自己在永恆的追求中得到安慰，亦不願移除世俗的煩惱，他堅決成為自己，以此向世界表達惡意，這時，他人的救援對他來說可能更為痛苦，所以，他寧願忍受保留自己的痛苦

（Kierkegaard, 1849/1980: 68-69）。相較於主動的絕望，此階段的絕望好比普羅米修斯受到上帝的懲罰，而被釘在石壁上的奴役狀態。這時的絕望者因為痛苦而變得瘋狂，將自己當作贓證來證明世界的不美好，他以自己的痛苦來對抗世界，就像是作者的筆誤，堅持不肯被塗改，因為他要證明作者是個低劣的作家一般。

這種最高程度意識的絕望為「創造自身」（create itself）（Kirmmse, 1990: 370）。此階段的絕望者無論主動或被動，都產生一種堅持成為自我的絕望狀態，然而，這個自我卻是絕望者虛構出來的狀況，故這種堅持反而將自我推向更為絕望的處境。

歸結上述可得五種絕望類型：一、人類對自我無意識時，是陷入精神貧瘠的絕望；二、人類開始有意識時，可能對絕望對象有所混淆，以為絕望來自外在，因而產生對世俗的絕望；三、當人類開始意識到絕望來自個人時，卻可能以不願成為自己，以此逃離絕望的處境；四、當人類開始有永恆意識

時，而願意堅決的成為自己，卻可能陷入過於自我膨脹；五、人類意識到永恆性，但他不願向永恆性靠近，以成為消極錯誤的自己來詆毀永恆。第一種絕望，可視之為假的絕望，因為絕望者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自我，第二、三種絕望則是選擇以逃避來面對絕望的軟弱絕望，第四、五種則是在認清自我與絕望後，產生過度自我意識的反抗絕望。以上就是五種齊克果主要探討的絕望類型。（絕望概念分析圖詳見表一）

在瞭解絕望狀態與絕望類型後，我們可試圖釐清齊克果絕望概念的內涵有如下幾項重點：

一、絕望的產生包括對自我的意識與對永恆的意識：在絕望狀態中，無論人是否有意識到，自身都是處於辯證的絕望中。隨著人類自我意識的提升，絕望的程度也加劇，能否正確接納永恆的意識就成為人是否能以正確態度面對絕望的關鍵，因此，正視自我意識以及永恆的意識乃正確面對絕望的關鍵因素。

二、在絕望及自我的辯證關係中，人們經常不願成為真正的自我：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人們經常不願成為我們意志所在，卻去成為那個不是我的我，如同我們忽視擁有自我的事實（Theunissen, 2005: 39）。這是絕望最基本的形式，無論是成為他人或成為虛幻的自我，都不算是成為真正的自我。

三、越強烈的絕望並不意味著越能脫離絕望：當一個人的絕望越強烈，表示其自我意識越強，但絕望的程度與脫離絕望並不是成正比的關係。隨絕望等級逐漸攀升，也可能只是使人更為絕望；唯有正確的自我意識與絕望意識才能助人邁向健康的精神。

四、人必須經歷絕望才有脫離的可能，但無法憑個人的力量脫離絕望：綜觀齊克果對所有絕望的描述，都隱含一項預設—無論哪一種絕望，人類都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得到解脫。無論絕望者如何逃避或堅持自己，齊克果認

為人類最大的疏忽就是無法相信永恆性。以有限性或無限性的兩種絕望而言，前者是較多人易犯的錯誤，當人缺乏想像力卻又相信自己有無限的能力時，對於不可知的上帝就難以接納的心態來信仰，在亞伯拉罕、拉薩路的故事中，都清楚告訴人們，人必須信仰，才能得永恆。絕望之所以為絕望，就是因為人無法以自身力量超脫，因此，齊克果相信一種永恆的力量能帶領人面向自我，超脫絕望。在自我意識理解到絕望這個疾病後，最重要的還是人能將自我交付給永恆。要深入真正解救絕望，齊克果認為必然要訴諸永恆存在：上帝。關於這點將在下章深入探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